

新发现的《老乞大》里的句尾“了也”

刘 勋 宁

1985年，我们著文说明，现代汉语句尾语气词“了”来源于近代汉语的句尾“了也”的合音。那时候，我们的材料只限于两头，一头是南唐成书的白话文献《祖堂集》，一头是现代汉语方言。为什么曾经写“了也”，现在只写“了”，我们有一个猜测：“依说汉语的人写汉字的习惯，当语音形式已经并合为一个音节以后，就不太容易再坚持写两个汉字了，而在不另造新字的情况下，写法上就只能省去虚语素而保留实语素。”（刘勋宁1985，3.4节）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，又缺少过渡材料，人们将信将疑。我们也以为这就像现代书面上写“儿化”，有时候写出来，有时候丢掉；有人写出来，有人省去；就是坚持写出来的人也不免漏写。（赵元任先生是无往不“儿”的，但也有漏写的时候；俞敏先生自觉用北京话写作，但也有不出儿化的时候。）今人不能起古人于地下，活的声音是再也听不到了，这大概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了。不承想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事，新近发现的元代《老乞大》，硬生生地把后代《老乞大》的句尾语气词“了”改写成了“了也”。（真是高兴得语无伦次了，应该说是后代的《老乞大》把元代《老乞大》的“了也”改写成了“了”。）立刻之间，有人追求的转变期的材料就赫然摆在了眼前，而且是同一本书的改写，断然不存在语气不同的问题。这真是一段学术史上的佳话。我们把这些句子抄出来，请大家赏析。（前面是新发现的元刊本《老乞大》的句子，后面是通行本《翻译老乞大》的句子。）

早修起了也。——早修起了。
这马都饮了也。——这马都饮了。
驼驮都打了也。——驼驮都打了。
咱每饭也吃了也。——咱们饭也吃了。
牙税钱都算了也。——牙税钱都算了。
这个马悔交了也。——这个马悔了。
你都看了也。——你都看了。
这段子也买了也。——这段子也买了。
全买了也。——都买了。
栏门盖儿都把了也。——栏门盖儿都把了。
茶饭也饱了也。——茶饭也饱了。
人叫唤有大了也。——人叫唤大了。
射歪了也。——才射的歪了。

己赢了也。——我赢了。
馒头馅儿里使了也。——馒头馅儿里使了。
那宴席散了也。——这筵席散了。
这钞都捡了也。——这银子都看了。
行货都发落了也。——货物都发落了。
俺行货都卖了也。——我货物都卖了。

也有一些古今本相同的，如：

驼驮都打了也。——驼驮都打了也。
那两个到来了也。——那两个到来了也。
我觑了也。——我看了也。
其余的马契都写了也。——其余的马契都写了也。
这段子买了也。——这段子买了也。
弓也买了也。——弓也买了也。
这弓和弦都买了也。——这弓和弦都买了也。
这杂带都买了也。——诸般的都买了也。
这些行货都买了也。——这些货物都买了也。

两相比较，改了的比不改的多。另外，改了的和不改的当中，有些句子是完全一样或者几乎一样的。这正好像今天写儿化，除非像赵先生、俞先生，一般的人都是写出来的少，略去的多。教过外国留学生的大概都知道，在出不出儿化的问题上，现行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是完全正确的——偏向也是省去的多，全出的少。

附带说一下：有人因为《老乞大》里有“如今朝廷一统天下，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。”一句，认为是明朝的版本。其实，这个话在元朝也是可以说的。元代成书的《中原音韵》里就有这样的话：“混一日久，四海同音，上自缙绅讲论治道，及国语翻译，国学教授言语，下至讼庭理民，莫非中原之音。”两句如出一辙，仿佛是为了互相作证而写的。这也算是一桩巧事。

参考文献

- 梁伍镇2000 论元代汉语《老乞大》的语言特点，《民族语文》第6期。
刘勋宁1985 现代汉语句尾“了”的来源，《方言》第2期；又见《现代汉语研究》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，1998。
——1998 《祖堂集》“去”和“去也”方言证，《古汉语语法论集》，语文出版社。
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 古典丛书9《元代汉语本〈老乞大〉》。
王洪君2000 山西方言的“也[ia]似的”，《语文研究》第3期。
竹越孝2000 《日本老乞大》の“了”と“也”，日本中国语学会关东支部例会发表提纲。

（刘勋宁 日本筑波大学）